史通訓故

史通訓故序

中牟張民表撰

老子云上立次立易傳云擬言議動故知太上非可擬議思齊次焉可矣能而功之致一言之致三德則易象尚矣程史漆園

函關鄭圃可考也功則尚書春
秋尚矣丘明公穀龍門蘭臺可
考也言則六經備矣諸子擇其
精英才人掇其遺藻可考也言
德者取庾之歸疑足舉燭之解
誤書言言若畫蘇之技徒工昳

吷之聲無用其於往古之成敗
當世之汙隆寧有鑒焉則心豈
貴乎其爲言矣帝王庠脩之迹
將相輔理之勳禮樂之所鋪章
干戈之所戡定山河阸塞戶口
強弱紀綱法律治亂順逆之形

覽之指掌取之應心史乎史乎遐哉蒼沮來由尚論終摯佚儋見其名不見其事晉有良史齊有嗣書有孰紹間見其事不見其文自漢以來君遷君固可以爲文矣抑求夫次則承祚之志乎

他或演清麗之詞而乏典覈或究奇僻之事而累弘長或滑稽而工冷語取媚小聞或纂組而鑄談辭坐傷大道至于抄朝報於郵傳劇公移于官府觸之織目讀者熏心亦何貴乎為史也

李獻吉嘗欲取與午而下寘于
蒙古氏編置逆筆削爭付空言今
儼生年畢竟厥志將班陳倚仲
之間乎唐劉子玄目洞千秋會
裁万化決斷無疑於義進退嚴
厭其心雖證事少乖製詞多靡

乃得失自在取舍由人信史家之砥礪述者之資庚也豈無善本學者不傳邪子才思之不獲適韓退之讀之不勝乙也為處王損仲既訓劉氏文心成復訓是書僕因論前史之大略而勸

之以獻吾之志損仲自序
旨羅歸十年閉門却掃隱几讀
書盡發二酉之藏區三史之談
他卒著述必有可觀且將方駕
龍门聯鑣長廣者譙允南謂承
祚曰卿必以才學成名膺被損

斯亦非不幸也損仲似之矣

萬曆辛亥歲春三月己未

盟友侄公夏子嘉

甫書

史通訓故序

余既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黄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後學復欲取史通注之中年張

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之例注焉歷以月訖功然此之書譌舛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

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放此書云挍視文心為愈維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至四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

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為盡是耶以備遺忘為他日删薙之資耳

河南王惟儉

史通訓故

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畧言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群臣無功遭遇

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腕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

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子玄内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

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攄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

且冠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
韈而鐙跣而韈非唯不師于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
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
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
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
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
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
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旣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
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
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

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書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擿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殁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迥

史通序録

唐鳳閣舍人彭城劉子玄撰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脩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乎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司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

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唐書長安則天皇后改元

後漢書馬融於永初四年拜校書郎詣東觀典校秘書忤鄧太后自劾歸安帝親政召還遷郎署忤梁冀髡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晉書張華爲太常博士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後又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

後漢書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

前漢書司馬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史通序録終

史通訓故

商訂姓氏

陳九職字任甫祥符人　王延世字思延信陽人

勤　莢字伯榮
周藩宗正　薛永寧字安期封丘人

田毓華字懋甫祥符人　侯應琛字獻之杞縣人

阮漢聞字太冲尉氏人　侯應璘字文之杞縣人

張民表字林宗中牟人　劉之鳳字元儀中牟人

校閱姓氏

崔汝棟字公宇祥符人　朝　硁字越石
周藩宗室

薛獻豐字泰符封丘人　朱民俊字康伯祥符人

盧申　字嵩耳太康人　　馬斯臧　字仲文祥符人

張允亨　字孔嘉中牟人　　朱鈃　字伯和周藩宗室

王惟讓　字季美祥符人　　王惟佺　字倨佺祥符人

一此書除增因習一篇及更定直書曲筆二篇

外共校字一千一百四十二字

史通訓故目録

卷之一 内篇

六家第一

卷之二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卷之三

表曆第七　書志第八

卷之四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第十一　斷限第十二

編次第十三　稱謂第十四

卷之五

採撰第十五　載文第十六

補註第十七　因習上第十八

因習下第十九

卷之六

言語第二十　浮詞第二十一

敘事第二十二

卷之七

品藻第二十三　直書第二十四

曲筆第二十五　鑒識第二十六

探賾第二十七

卷之八

模擬第二十八　書事第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卷之九

覈才第三十一　序傳第三十二

煩省第三十三

卷之十

雜述第三十四　辨職第三十五

自敘第三十六　體統 缺

紕繆 缺　弛張 缺

卷之十一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卷之十二

古今正史第二

卷之十三

疑古第三　惑經第四

卷之十四
申左第五
卷之十五
點煩第六
卷之十六
雜說上第七
卷之十七
雜說中第八
卷之十八
雜說下第九

卷之十九
五行志錯誤第十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卷之二十
暗惑第十二　忤時第十三

史通訓故目録終

史通訓故卷之一

明河南王惟儉訓

內篇

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榷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畧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
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
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
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
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惟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
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
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
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揔述灾祥顧命
都陳喪禮玆亦爲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
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

武下終靈景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

其義例皆准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有脫誤若此故事雖脫畧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校八字

前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起家爲漢武帝博士

困學記聞書緯璿璣鈐
魏志王肅字子雍東海人黃初中官散騎侍郎初
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
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
學官
前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劉向云周時誥
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
周書時訓解第五十二職方解第六十二
尚書有周官禮記有月令
晉書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補中書郎王
敦惡之出爲廣陵相
北史王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
受禪遷秘書少監
北史開皇仁壽俱隋文帝改元
韓子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之折頸而死
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笑
南史劉義慶長沙景王之子臨川王道規無嗣
乃以慶爲嗣歷官尚書左僕射慶愛好文義撰世
說十卷

春秋家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

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爲國

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校二字

晉書武帝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獻公十七年申生將軍君子知其廢

國語晉悼公問司馬侯曰何謂德義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曰羊舌肸習于春秋公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春秋左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隋書經籍志汲冢竹書紀年十二卷紀年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以至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至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

同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相齊三世顯名于諸侯著書七篇載其行事及諫諍之言世號晏子春秋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也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其後與魏齊間行去趙困于梁不得意乃著書八篇以刺譏國家失得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史記呂不韋陽翟人始皇尊爲相國號仲父不韋使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號曰呂氏春秋

史記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索隱曰賈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名曰楚漢春秋

史記司馬遷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左傳家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旣著春秋、而丘明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上傳去聲、下傳平聲）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

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校五字

史記周本紀元王八年崩定王介立索隱曰定當爲貞字之誤

春秋左傳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

史記周本紀愼靚王崩子赧王延立是爲西周

史記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盡獻其邑
周初亡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史記秦二世名胡亥立三年為閻樂所殺
後漢書獻帝諱協初封陳留王董卓廢少帝立之
後漢書荀悅字仲豫潁川人獻帝時遷秘書監帝
以班固漢書文煩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
紀
北史高洋受魏禪國號齊
隋書經籍志張璠後漢紀三十卷
晉書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
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
晉書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以才器召為著作郎王
導薦之元帝領國史撰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
南史裴子野字幾原聞喜人梁武帝時為著作郎
掌脩國史撰宋畧二十卷
南史吳均字叔庠吳興人梁武帝時待詔著作郎
撰齊春秋二十卷
又士專何之元廬江人歷官諮議參軍著梁典起
齊永元終王琳被獲凡七十五年
北史王劭撰齊志編年二十一卷

國語家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曁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

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紀、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

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
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
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
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
國語之風替矣　校三字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歷官侍中
吳志虞翻字仲翔餘姚人歷官騎都尉
吳志韋昭字弘嗣吳郡人歷官太子中庶子史爲
晉武帝諱更曰曜
前漢書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之後歷官光祿大夫
史記秦獻公卒子孝公立索隱曰名渠梁
晉書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子太始中仕秘
書郎彪總漢末州部之亂司與徐兗青荆揚涼益
幽羣盜僭叛皆紀之名九州春秋
晉書袁宏字彦伯陳郡陽夏人自吏部郎出爲東

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

史記家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起皇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目名之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

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群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

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校三字

前漢書武帝諱徹景帝中子廢栗太子立之

南史蕭道成字紹伯蘭陵郡人受宋禪國號齊蕭衍字叔達皇考順之於齊高帝為始族弟受齊禪國號梁

王海劉淵匈奴石勒羯慕容鮮卑苻洪氐姚萇羌為五胡

魏書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其俗謂土為托謂后為柭故以為氏

北史濟陰王揮業小新成弼之子歷位司空入齊降封美陽公在晉陽無所交通撰魏藩王家世號

辨宗録非科録也又元暉常山王遵之後歷官尚書左僕射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録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爲科録起伏羲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玄云暉業者誤

唐書顯慶高宗改元

唐書李延壽者世居相州歷官符璽郎初延壽父太師以宋齊諸史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思改正之未成而歿延壽追終先志北起魏登國盡隋義寧南起宋永初盡陳禎明爲南北二史

漢書家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已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哀公

記年下逮於魏云、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校二字

後漢書班彪字叔皮扶風人避地河西依竇融光武召補徐令彪子固字孟堅顯宗時授蘭台令史

前漢書太初武帝改元

書終繆公秦誓篇春秋終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

門人封丘薛獻豐校

史通訓故卷之一終

史通訓故卷之二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已下、迄于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畧、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唯二家各相矜尚、必辯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

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釋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録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囘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麄也則丘山是弃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

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畧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

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刋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瓅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猒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

各有其美並行於世與夫令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校六字

晉書華嶠字叔駿高唐人惠帝元康中轉秘書監嶠以漢紀煩穢復撰後漢書

春秋左傳襄公三十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日數也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史記屈原名平爲楚懷王左徒自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者名誼洛陽人文帝時召爲博士出爲長沙王傳

史記刺客傳曹沫魯人爲莊公將三戰北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沫執匕首劫桓公于壇畫歸魯之

侵地制輒衛人爲燕太子丹刺始皇不中被殺

前漢書王貢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大将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而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莊之旨著書十萬餘言

後漢書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辟司徒掾舉有道皆以疾辭

後漢書黄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暫到京師而還終無所就

前漢書晁錯潁川人文帝時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對策百餘人惟錯爲高第

前漢書董仲舒廣川人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第一

前漢書劉向成帝時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災異寖甚向上封事極諫

前漢書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舉太常丞時成帝久無繼嗣數爲微行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所憂至親難數言乃推永使因天變切諫永知有内應故展意無所依違

晉書王隱字處叔陳郡人過江依庾亮於武昌撰晉書八十六卷

晉書虞預字叔寧微士喜之弟除著作郎撰晉書四十四卷

南史徐爰字長玉開陽人先是何承天草創國史山謙之等踵成之宋世祖以爰領著作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

梁書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梁武受禪以佐命封建昌侯撰宋書一百卷

載言第三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紏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録、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煩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録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次敘、遂令披閱之

者有所憒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
同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
廣、而言獨無録、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
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
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
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
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
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
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
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

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準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校七字

禮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書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前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爲太中大夫朔傳有客難非有先生論貫誼傳有弔屈原賦鵩賦又上疏言事勢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晁錯傳有上言兵事又復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又十五年對策董仲舒傳有賢良三策

前漢書肅孟曾人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

後漢書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
以爲謁者注云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非揚雄也

雄著趙充國頌
前漢書司馬相如病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其妻
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
遺札言封禪事也

史記賈誼過秦論云秦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固一
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何也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舜典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

書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
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
于洛之汭五子咸怨乃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里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

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君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

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諡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

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校字

呂氏春秋月令十二紀

史記周后稷名棄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封于部號曰后稷傳至文王爲西伯武王始代商有天下

史記秦之先曰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傳至莊襄王滅周子始皇帝始一天下

史記項王本紀項籍字羽下相人破秦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立五年爲漢所滅

春秋左傳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立無知初無知虐于雍廩莊公九年春雍廩弒無知

春秋左傳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弒桓公而立與石厚如陳陳人執之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

魏志曹操字孟德譙國人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

武皇帝
晉書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吳平入洛撰
晉三祖紀
晉書司馬懿追尊宣皇帝廟號高祖昭追尊文皇
帝廟號太祖炎謚武皇帝廟號世祖
吳志孫和字子孝權太子爲全公主所誣廢爲南
陽王及子皓即位追尊和爲文皇帝韋昭撰吳史
皓欲爲和立紀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
北史魏收字伯起鉅鹿人天保初除中書令兼著
作郎
魏書景穆皇帝諱晃太武長子也正平元年薨于
東宮及太武被弑文成皇帝即位景穆之長子也
追尊爲帝魏書太武本紀景穆皇帝附
前漢書武帝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後
以江充巫蠱事起兵誅充兵敗東至湖自經宣帝
即位謚曰戾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
前漢書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立十三年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它稱、名爲世家、按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准、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

列陪臣、砥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謂田完世家也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

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鼂韋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兹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牓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敕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弘周史南記蕭詧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王海燕楚趙韓魏齊秦曰七國又曰七雄

史記陳勝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攻陳召三老豪傑與議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涉乃立爲王臘月兵敗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

史記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傳至趙籍晉獻公以魏封畢萬傳至魏斯韓之先姬姓事晉得封于韓原曰韓武子傳至韓虔三卿分晉立爲諸侯

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以太子禦寇之難奔齊齊爲工正完卒謚曰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其後田和代齊爲齊侯傳至湣王自立爲東帝已而去帝復爲王

前漢書蕭相國何者沛豐人從高祖定天下封鄼侯

前漢書曹參者沛人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六年封平陽侯

前漢書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六年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

前漢書楚元王劉交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六年以交爲楚王都彭城

南史蕭子顯字景暢豫章王嶷之子梁天監初遷
邵陵王友兼侍中撰齊書
隋書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開皇中授秘書監
封奇章郡公撰周史
北史蕭詧字理孫昭明太子第三子初封曲江縣
公與梁元帝相攻附庸于西魏周文帝平江陵乃
命詧王梁祀詧稱帝于其國傳至孫琮入隋降為
莒國公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兹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

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騈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

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録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它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兹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厠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

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問死無異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校十三字

春秋左傳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與家衆殺之

史記神農之時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擒而殺之

宋書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歷官太子詹事撰後漢書

晉書陳壽字承祚蜀巴西人歷官秘書郎著魏吳蜀三國志

史記陳餘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陳涉兵起武

臣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右丞相章邯圍耳于鉅鹿怨餘餘乃解印綬予耳復收趙地漢三年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

史記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二世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爲屯長會天雨失期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乃舉兵號爲

張楚

前漢書王貢等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當秦之世避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吕后用留侯計迎致之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

馬

前漢書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爲昌邑中尉免復起爲益州刺史

後漢書劉平趙孝等傳序廬江毛義以孝稱南陽張奉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喜動顔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公車徵不至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後漢書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永平三年拜宗正

春秋左傳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于是乎始判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邵平獨弔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門世俗謂之東陵瓜平謂相國曰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無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史記項王本紀羽急圍漢滎陽漢將紀信誑楚夜乘黃屋車傅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乃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羽見信曰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後漢書袁紹傳韓馥以冀州讓袁紹紹辟沮授爲別駕興平二年車駕爲李傕等所追于曹陽授說紹宜迎大駕紹不能用授後爲魏武所執謀還袁氏見殺

後漢書臧洪傳初洪爲袁紹所圍也洪邑人陳容爲洪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洪被執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曰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復見殺在

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門人祥符朱民俊校

史通訓故卷之二終